

農村戲劇小叢書

哥 郎 貨

獨幕話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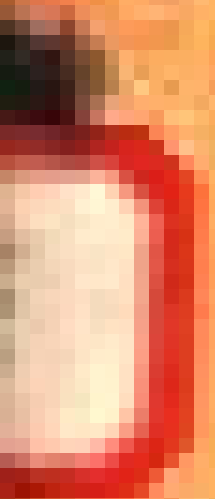
灌 玉 著



新編 萬世流芳

哥 郎 貨

——



人 物：

貨郎哥——供銷社挑貨郎担的營業員，無論男女老幼，都叫他貨郎哥。二十三歲。

馬雷英——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長，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

馬大嬸——馬雷英的媽媽，五十多歲。

馬大叔——馬雷英的爸爸，也是五十多歲。

時 間：秋天。

地 點：山村。

布 景：這是祖國南方的一個山村。褐土坡，青石岩，一片楓林，滿地黃花。

山坡上，有一個普通的農家。矮牆，瓦屋，門向大路開。屋子的側近有：小樹林，果樹，野花，竹……

進門是一間寬敞的堂屋，左側有門通灶房，右側有門通後園。堂屋里，正中擺着一張方桌子，幾根長板凳，兩把木圈椅，屋角邊有一個拌桶和一個篾圓子，還有一張立櫃。

壁頭上，掛的有蓑衣和草帽，靠壁堆着犁、鋤等農具。此外，就是一些日常用具，如升、斗、茶壺、烟袋等等。

幕 啓 下午，太陽離西山頭已經不遠了。一個身體結

实的姑娘，拖着黑亮亮的长辫子，身穿红条花格子短上衣，大襟上系着蓝色印花布围腰，手里拿着用旧报纸裹好的一包东西，正站在门口的大路上。这就是马雷英。她紧锁双眉，垫起脚跟，在焦急地向远处眺望。远处，有巴郎鼓儿叮叮冬冬的声音，隐隐约约，时响时断。

马雷英（一边眺望，一边急促地自言自语）呵，巴郎鼓儿响啦，货郎哥快来啦！（把手里的一包东西，捏得紧紧的，时而抱在胸前，时而贴在腮边，眺望一阵，又咬着下唇沉思，好象在埋怨谁）往日这个时候，他的货早送完了，怎么今天还没有来？

小树林的后面有一个姑娘的声音：“雷英姐，快来呀，争取最后胜利呵！”

马雷英（回过头去答应）呃，来啦，来啦！（更急，走来走去，立坐不安。又轻声叨念着）货郎哥，货郎哥！……

马大孀从小树林边匆匆走过来，她比女儿瘦一些，但身体健旺，还不显得怎么老。

马大孀（看见雷英，略停一下，关切地问）雷英，你在这儿等谁？

马雷英（慌忙把手里的那包东西缩在背后）我等太阳落山。

马大孀（微笑着打量一番，又看看太阳）呵，太阳

还有一竹竿高，还早哩。

馬雷英 (俏皮地) 是呵，离明天的雄鷄叫还早哩！

馬大嬸 (不高兴) 傻姑娘，老娘跟你談正經事，你尽談白話。

馬雷英 (不耐煩) 媽，你老人家的正經事是帶娃娃。現在還沒有收工，你跑回來干什么？

馬大嬸 (有意挑難) 你个生产队长不去收草，跑回來又是干什么？

馬雷英 我不是給你說過嗎，我等太陽落山。

馬大嬸 (干脆在門边的一条石凳上坐下來，雙手抱着膝頭) 我也等太陽落山。

远处，巴郎鼓的声音叮冬叮冬，更加清晰了。母女俩都忙着朝一个方向眺望。

馬雷英 (喜跃，但神情有些緊張) 呵，快來了！

馬大嬸 (同样高兴) 是呀，快來了！

馬雷英 (突然發現似的) 媽，你說誰快來了？

馬大嬸 (反問) 你又說誰快來了？

馬雷英 (沒可奈何) 我是說貨郎哥，我等他。

馬大嬸 (微微一笑) 我也等貨郎哥。

馬雷英 (想把媽支開) 媽，你等他不过是买些針頭麻錢，是小事，我等他要有要緊事。我說，你老人家不用在這兒，讓我一个人等他。

馬大嬸 (有所悟,但又感到不平)呵,你想把媽撇開,媽的事比你的還重要。

馬雷英 (裝着生氣的樣子)媽,你快去帶娃娃,不要在這兒。

馬大嬸 我就不去,今天我不要工分。

馬雷英 (覺得媽的話不對勁)媽,你的見解不大對,干活是為大伙,要認真負責,前天就差點把個娃娃跌在水塘里,大伙對你有意見。

馬大嬸 有意見我就不干,看把我怎樣?

馬雷英 (認真不滿)媽,大伙都象你這個樣,農業社的事怎能辦得好?

馬大嬸 (也覺得自己說錯了話)光你一個人積極,媽辦不好事。

馬雷英 (溫和地)媽,你老人家很能干,快去干你的活,不要又出問題。

馬大嬸 (聽見女兒稱贊,心里舒坦了些)那末,你給媽說,你等貨郎哥是個啥事兒?

馬雷英 (瀟急)哎呀,我的老人家,我這時候心里多慌,一句話也不想說。

馬大嬸 嘿,你老是瞞着我,我也看出點兒了,你快給媽說。

馬雷英 (賭氣)我偏不說。

馬大嬌 (很想一下子完全知道)那么,我問你,你說貨郎哥的思想好不好?

馬雷英 思想在他腦袋里,我又沒有搬開看。

馬大嬌 你說,他的工作好不好?

馬雷英 工作在他貨郎担里,我又沒有去挑。

馬大嬌 他對群眾的態度好不好?

馬雷英 態度在他臉上,誰也取不下來。

馬大嬌 好,我再問你一句話——(輕聲地)小伙子們的樣兒長得好不好?

馬雷英 (含羞地轉身在一旁)又不是挑花,我管他這些干什么?

馬大嬌 (雖然女兒迴避她的問題,她却越加喜歡)

哈,我說呀,貨郎哥樣樣都好。人家干活多積極,又耐心,我們社里需要什么,村里哪家要買什么,他都象個神仙樣,先就知道,不單幫我們辦社,還幫我們理家;論脾氣也是頂瓜瓜,送貨上門跑得勤,對人態度又謙和,辦事不辭勞苦;貨一送完,就幫我們農業社干活,要抵半個社員。我說呀,真是百里挑一的能干小伙子。有了供銷社這個貨郎担,我們山溝就象在工廠的大門邊,百事都方便。要是我選女婿,就要選這個小伙子。

馬雷英 (听見媽媽称赞貨郎哥，乐得心里甜甜的，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媽，你老人家的嘴就象才吃过甘蔗的，說話多甜啊！

馬大嬸 (严肃地)嘿，这不是我一个人說，前山后山誰不夸！

馬雷英 (兴高彩烈地)媽，我早就喜欢他！

馬大嬸 是呵，我女儿会挑会选，眼里出蓮花。

馬雷英 (哈哈大笑)媽，只怕我赶不上他。

馬大嬸 (自豪地)誰說我女儿差，嘴巴就要歪起长。我女儿是生产队长，这回秋收又当了模范。

馬雷英 (喜气洋洋)这回还不算，往后……媽，你慢慢看。

馬大嬸 十拿九稳，不用我操心。

馬雷英 媽，现在我給你說明了，你快走吧！

馬大嬸 我等貨郎哥有急事。

馬雷英 你的急事明天办，我的事今天就要办。巴郎鼓又响起来，逐漸近了。

馬雷英 (焦急)媽，你快去吧，不要打扰我。

(小樹林外又有人声：“馬大嬸，娃娃哭啦！”)

馬雷英 媽，有人喊你了，快去吧，不要誤了工作。

馬大嬸 我跟貨郎哥說一句話就走。

馬雷英 (輕輕推着馬大孀)媽，娃娃哭坏啦，快去吧。

馬大孀 (被女儿推着，边走边說)他來了叫他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來。——別忘了告訴他，我一会儿就來。

馬大孀說着轉過小樹林去。貨郎哥挑着担子喜氣洋洋地過來了。他身穿“工农藍”布短衣，背上背着斗笠；也許由於貨郎担里的貨不多了，走起路來顯得輕輕巧巧，步子小，但很快；巴郎鼓兒不斷响，担兒在肩上一閃一揚，看他的樣子，又開朗，又愉快。

馬雷英 (臉紅眼睛亮)貨郎哥，路旁的鮮花迷住你哪，我等了好半天。

貨郎哥 (輕輕放下担兒，拿下頸上的白毛巾揩額上的汗)不是鮮花迷了我，是路长腿子短，貨也沒送完。

馬雷英 (邊說邊向屋里跑)呵，看你累得頭上起霧，額上下雨啦，我去給你倒杯茶。

跑進屋，順手把手里那包東西拋在小圓椅上，捧茶出來。

貨郎哥 (接茶一飲而盡)嗨，喝了一杯茶，周身都輕爽了。

馬雷英 (顯然很羨慕)我多喜欢你這個工作。

貨郎哥 (興奮)我這門工作不簡單，工人老大哥吩咐我：要把工業品家家送到。

馬雷英 (興高彩烈)那麼，我的東西帶來沒有？

貨郎哥 (從担子裡取出一雙雨鞋)還會忘記嗎？

看，這雨鞋是上海來的，你試試看合不合穿？

馬雷英 (略略抬起腳來比一下)很合穿。(突然記起)哎，我給你的那包東西呢？

貨郎哥 甚么東西？

馬雷英 (東南西北到處找)呵，剛才我還拿在手裡的呀，這一忽兒就長翅飛啦？(她在懷裡、衣兜裡、圍腰布里搜索了好一陣)我是拿在手裡的，掉在哪儿去了呢？

貨郎哥 (也幫着滿地找)是個甚么東西，有多大？

馬雷英 (靜下來思索)不慌，讓我想一想。——呵，是媽媽和我開玩笑，一定是她！

貨郎哥 不找了吧，我還要送貨。(伏下身子去挑貨郎担。)

馬雷英 (阻攔)你不用走，我到媽媽那兒去一趟就來。(跑到小樹林邊，又忽然停住，折轉身)不，不是媽，剛才我還拿着的。

貨郎哥 (也靜下來回憶)你進屋裡去來，你去看

看。

馬雷英 呵，对，对！（向屋里跑。）

貨郎哥 （喊着她）雷英，把茶杯帶去吧。

馬雷英 （接住茶杯，跑進屋，在椅子上發現那包東西）呵，在這兒！（又忙着跑出來，打開報紙）你看，我給你做了雙鞋，不知道合穿不？

貨郎哥 （無限喜悅與感激）你們生產這樣忙，還給我做鞋。

馬雷英 （感情地望着他）你走山路呀，穿上布鞋好些。你試試看？

貨郎哥 （認真坐下來，穿上，走了幾步）又輕，又軟，又合穿！謝謝你！（非常愛惜地脫下，穩妥地放在貨郎担里。）

馬雷英 （天真而直率地）我還要告訴你個好消息。

貨郎哥 我知道，是你當模範啦！

馬雷英 （異常活躍，說話飛快）誰說的，你听誰說的？

貨郎哥 （也壓不住自己的感情）這事滿山都傳開啦！

馬雷英 是呵，我們隊在秋收中做到了快收、快打、快晒、快藏，爭取顆粒還家，全社第一。

貨郎哥 你做事快是快，可還要細心點。

馬雷英 (嘟嘴)怎么,你不高兴嗎?

貨郎哥 我当然高兴。我是說,做得快很好,
但也要多看、多算、多考虑。

馬雷英 你过去也老是这样批評我。

貨郎哥 身边有鏡子,臉上不染墨。——你也可以批評我呀。

馬雷英 (不服气)我可沒有把工作做坏。这几日架草,我还要爭个第一。

貨郎哥 (敲了一下眉头)應該先說,保証工作質量第一。

馬雷英 (很自信)你放心,只管你的貨郎担好啦。

貨郎哥 好,我馬上就去把貨送完,来帮你們的忙。

馬雷英 (傲然地)好汉不用誰帮忙!

貨郎哥 (不以为然)好汉也长不出千双手!

馬雷英 反正,你帮别个队可以,别上我們队。

貨郎哥 反正是工作,無論帮哪个队都行。

馬雷英 (轉开話題)你今晚别走,来参加我們的評模会。

貨郎哥 (感到很光彩)我不走,来給你挂大紅花。

馬雷英 (欢喜得几乎跳起来)你还要发表意見。

貨郎哥 (感到为难)你知道,我不会談話。

馬雷英 你隨便說几句。

貨郎哥 說甚么呢？

馬雷英 (想了想)好吧，只要你来就行了。

小樹林外的姑娘又喊起来了：“雷英姐，快来呀，我們又赶到前面啦！”

貨郎哥 你快去架草。

馬雷英 (答应)来啦，来啦！(对貨郎哥)我架草去了，今晚你不要走，——記着，不用走，还有紅花！(欲去。)

貨郎哥 (看見担上的雨鞋)把你的雨鞋帶去。

馬雷英 呵，差点忘了。(帶着鞋向屋內跑去。)

貨郎哥 (看看担子)雷英，看你多么急，还有鞋繩沒帶，快拿去。

馬雷英 (跑轉来接過鞋繩)唉，真把我急昏了。

(又記起什么)呵，还有一件事，我媽也在找你。

貨郎哥 她找我干什么？

馬雷英 她說找你有要緊事。

貨郎哥 (不解)要緊事？你怎么不問她？

馬雷英 我急着忘記問了，过一会儿你来等她。

貨郎哥 我看你媽这几天心緒不宁，老是挺忙的。

馬雷英 可不是，前几日她老人家半夜都在忙。

貨郎哥 忙些什麼？

馬雷英 不知道，我晚上要給你做鞋。

貨郎哥 好吧，我送完貨就來等她。

馬雷英 我也等一會兒就回來。（順手在籬邊拿起一根竹竿，邊跑邊談）我去架草去了，過一會給你好消息，我們隊又是第一。

貨郎哥 （擺擺頭）雷英，架草應該帶挂竿，你帶根光竹竿去做什麼呢？

馬雷英 （仔細一看）唉，我真忙壞啦！（把竹竿放下）我的挂竿呢？（急得到處找。）

貨郎哥 （也幫着找）你不用急，想一想看。

馬雷英 （靜下來想）呵，挂竿在草場上，我就沒有帶回來。

貨郎哥 （責備地笑）你做事快得象刮風。

馬雷英 我也不願當蝸牛。

貨郎哥 細心穩重和蝸牛走路是兩回事。

馬雷英 （应付）好，你的意見我考慮考慮。（往屋裡跑，去放鞋，又回頭來叮嚀）送完貨早些來。（跑進屋。）

貨郎哥 我知道。

貨郎哥挑着担子下。馬大嬸又忙匆匆地回來，几乎是放小跑。馬雷英也从屋裡跑出。

馬大嬸 貨郎哥來過沒有？

馬雷英 又走啦！(跑下。)

馬大嬸 你怎么不留住他，我有急事。

馬雷英 (在林外回答)他过一会儿就来。

馬大嬸 (呆呆地站了一会)唉，孩子也大了，总算养成人了。

馬大叔上。这是一个开朗的老人，身材高大，
面目和悦。

馬大嬸 老汉，你这么忙干什么？

馬大叔 喜事临门！

馬大嬸 我比你先知道。

馬大叔 你知道什么？

馬大嬸 有了女婿啦。

馬大叔 老婆子，我说东边楼，你说西边猴。

馬大嬸 你的事在你心头，不说我哪能知道。

馬大叔 你看见雷英吗？有急事。

馬大嬸 刚才走。

馬大叔 (欲下)我去找她。

馬大嬸 人家跟货郎哥去啦，你找她做啥？

馬大叔 想当年，我们山里人抬不起头，……

馬大嬸 (岔开)别翻你那些老账啦，我听过几百回了。

馬大叔 (细眯着眼睛)你又要问我，又不许我说。

馬大孀 要說別提旧事情。

馬大叔 樹兒從根生，話兒從頭起。

馬大孀 究竟找她做甚么？

馬大叔 (樂滋滋地) 我們雷英當模範啦。

馬大孀 這我早知道。

馬大叔 有個記者來找她，要登報，哈，大名傳下山啦！

馬大孀 (驚喜) 真的嗎？

馬大叔 (指着自己的嘴) 我騙你嘴巴生個開口瘡。

馬大孀 老漢，我也有一場大喜事。

馬大叔 你的喜事我明白，不過是菜園里長了個大蘿卜。

馬大孀 誰和你說白話，是我選中女婿啦！

馬大叔 甚么？

馬大孀 (高聲) 我挑上女婿啦！

馬大叔 哎，我早就給你說過了，女兒的事，倆別操心。

馬大孀 (吵嚷) 孩子快滿二十啦，當父母的，該把心盡到。

馬大叔 (不滿) 老婆子，平常問你的腦袋比薩靈，這回你的腦袋比西瓜還笨。

馬大孀 甯，我看你吃玫瑰連樹子吞，舌頭

了刺。

馬大叔 非是我舌尖帶刺，我是說你多管閑事。

馬大嬸 難道女兒的事我不該管。

馬大叔 管是該管，不過我反對包辦婚姻。

馬大嬸 (自認有功)包辦就包辦，女兒的事我作主。

馬大叔 大概你又上了哪個媒人的當，反正我不同意。

馬大嬸 我沒有上當，我選的女婿是人尖尖，就是貨郎哥。

馬大叔 (以為老伴獨自想的)不管你選誰，我都不同意。

馬大嬸 (認為老伴執拗)我看你的胡子長，見識短，我選的女婿，哪點不中你的意？

馬大叔 不跟你談空話，我還要找我女。看誰見識短，女兒來了就知道。(匆忙下。)

馬大嬸 (望着老漢的背影)唉，不知死老漢是個啥心眼？

馬雷英上。

馬大嬸 (極喜)雷英，人家記者在找你，要上報啦！

馬雷英 見着啦，我來拿筆記本，給他材料看。
馬雷英跑進屋。